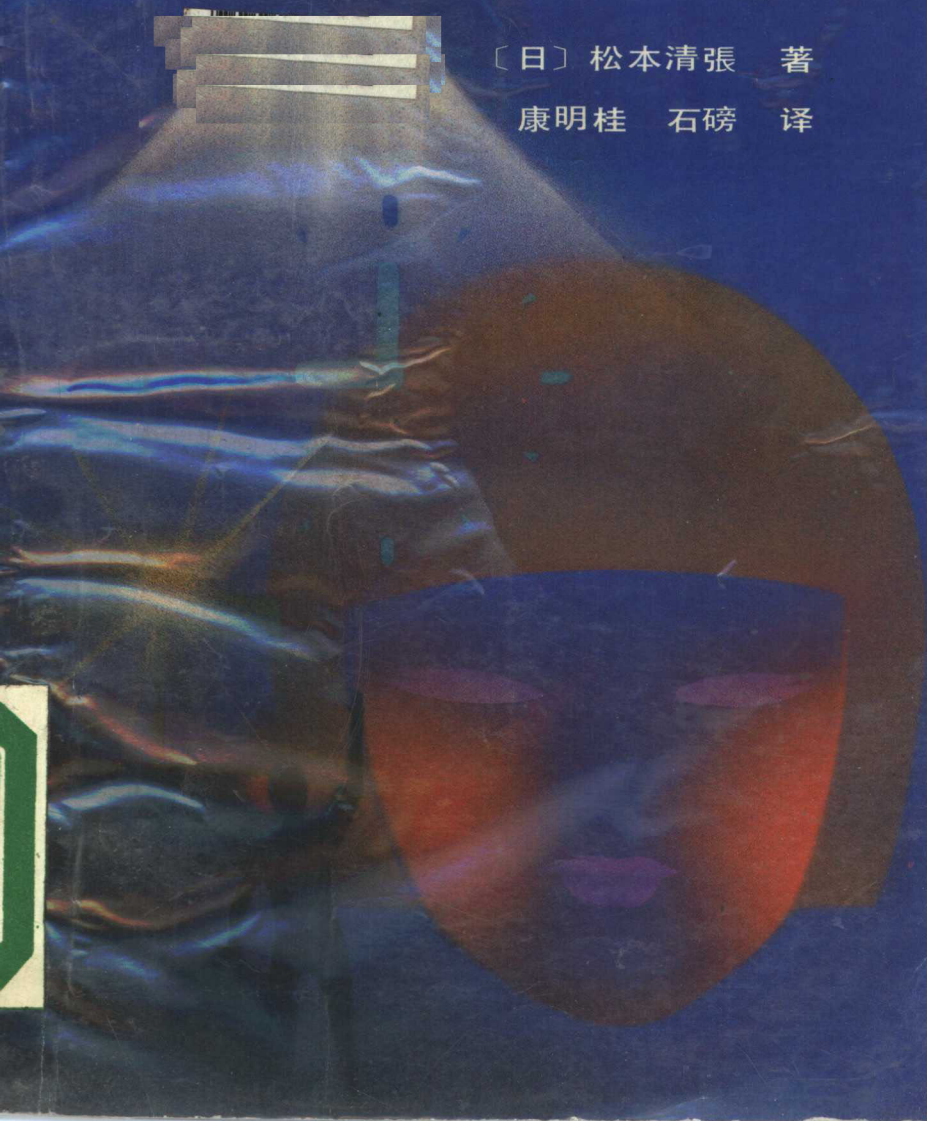


日本箱尸案

〔日〕松本清張 著

康明桂 石磅 译



日本箱尸案

〔日〕松本清張 著
康明桂 石 磅译

日本箱尸案

〔日〕松本清张 著

康明桂 石磅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字数：141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册

*

ISBN 7—5378—0317—X

I·303 定价：2.60元

第一章 尾 随

1

冈濑正平服满七年徒刑出狱了。

人们并没有忘记他的名字。他曾经是N省的官吏。因动用五亿元公款引起国会关注，成为社会上鹊噪一时的热门话题。

那时冈濑正平二十五岁，而现在已三十二岁。他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清晨出狱的。

冈濑正平的叔叔冈濑荣次郎来到监狱门口迎接他，两人一起回到都内中野区新井药师附近的家里。他的叔叔是个杂货商。

几家报馆的新闻记者已蜂拥来到冈濑家中。不论怎么说吧，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竟用光了五亿元钱！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七年，但冈濑正平依旧有新闻价值。

冈濑正平满脸堆笑地会见了新闻记者。当年那张孩子似的稚气的脸现在削瘦了；尖下巴，显得有些苍老。

“请问您现在的心情如何？”新闻记者问。

“我确实没什么好分辩的。”冈濑正平低下了头。

当时他滥收税款，把钱象流水一样挥霍掉，终于引起人们的忿怒。局长为此被降级，科长也被迫辞职了。

“今后您打算怎么办？”

“先在这儿帮助叔叔作生意，然后再慢慢考虑将来的安排。”

“还没确立什么方针吗？”

“还谈不上。我刚刚出狱，头脑很不清醒。在狱中为了赎罪努力服刑，现在还来不及考虑别的。”

五亿元的巨款，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是如何用光的呢？据官方所说，是由于上级不慎，把重要职权交给了他这样一个普通事务员造成的恶果。上级把重任委托给下属，并且没有从严检查帐目，所以冈濑正平才有可能在三年之间冒领如此巨款。

冈濑正平把其中一半儿的钱用在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身上。其后的调查表明，他有七个情妇，但都是露水夫妻。他在外另娶小妾，生活奢侈，服饰讲究，还购买了豪华轿车。他的生活方式被报导之后，有许多青年对他羡慕不已，认为自己的梦想已由冈濑正平实现了。

五亿元不是轻易就能花掉的。冈濑正平不只在女人身上花过钱，而且他还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为自己经营了一个纤维加工公司和一个火腿制造厂。

他最喜欢的女人是银座一流俱乐部的皇后雪子。她花去了他相当数量的钱。

其后的调查表明雪子还另有情夫。当那个情夫知道她挥霍无度，意识到她的钱来路不明时，便对她加以胁迫和恐吓。

他经营的两个公司并不赚钱。因为他是偷偷地在业余干的，官方并不知晓。他在这方面的投资不下于六、七千万元。

但是冈濑正平在某些场合却很聪明。他上班的时候决不穿漂亮衣服。西服是旧的；鞋子的后跟磨掉一块；衬衣领子上脏乎乎的；领带也是绉绉巴巴。总之，他保持着一个低级职员的形象。因而在三年中间他的挥霍无度并没有被人觉察。

他去上班时坐着豪华出租车，但是绝对不坐到单位附近。在离单位一公里处停下车来，在车中换下西服、鞋子，然后把车子打发掉。

但是他那豪华的生活总会有显露的时候。每当此时他就说是在农村的叔叔死了，他得到了一笔遗产。他吹嘘说什么叔叔有几千町步^①的山林。朋友们只是羡慕，从没有怀疑他犯了什么罪。

是警察局在调查他钱的去向时，才发现了他和雪子等七个情妇的交往，知道了他背地里经营着两家公司。

但是把这些钱都加起来只有四亿元，剩下的一亿元干什么用了呢？

审问冈濑正平，他说每星期天去赌赛马，或者借给高利贷者，收不回帐来。如果输在赛马上，底数就无法弄清。警察又据他提供的线索去追究高利贷者，不是查无此人，便是搬家，下落不明。他们认为是冈濑正平说谎，故意虚构一些借钱的人，而把巨款隐藏到了什么地方。

^①町步，每町步为2.45英亩。

审问时，他往往推说“忘记了”。例如他说给了某个女人三千万元，而实际上却是六千万元。这使得警察局哭笑不得。

不论怎样严厉追问，周密调查，除了他自供的以外，还是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当他说在一段时间内帮助叔叔经营杂货店、再考虑以后的安排时，他的面部表情虽然很诚恳，但仍有几分狡猾的神态。当年他登在报上的那幅照片，真有几分离奇，曾被人说成“现代青年的典型”。

可是会见记者团的时候，他却神情沮丧地说：

“在我被逮捕前的两个月母亲死了。当时我以没让母亲看到我逮捕而暗自庆幸。现在我被释放出来看不到母亲了，心中非常难过。”

他的这番谈话被登在晚报上。和冈濑正平会面的记者中不乏二、三流报纸的记者。

底井武八就是其中的一人。

他所属的报社并没有什么发行网，主要是供给沿街叫卖的晚报小贩。刊登色情文章是该报的一大特点。

当底井武八听说冈濑正平出狱的消息时，他受主编山崎治郎之命，前去采访。但是他的任务不仅仅是去听冈濑正平讲话。

山崎主编说：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冈濑正平隐藏着巨款。在警察局逮捕他之前已被巧妙地藏了起来。他虽然很年轻，却很不简单。看起来似乎是在女人和投机方面用了很多钱，这是在他有了或早或晚总会被逮捕的思想准备后才那么干的。他另外

还给自己留了一手，把钱藏起来了。”

总编山崎单独和底井武八说：

“你的任务是每天监视冈濑正平的行动。当然，那家伙相当一个时期内不会露出马脚，今后你的专职就是刺探冈濑的动静，为此破费点没关系。”

R报虽然是战后才发刊的，可是由于其特色却拥有相当可观的印数，因而花点费用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底井武八和其他报社的记者们一块儿和冈濑正平会面，并且把他的话记录、整理下来，送到编辑部。这种做法和其他报社没有两样。所不同的是，他急急忙忙地租下了在杂货店对面的点心铺的二楼。从这里可以窥视冈濑正平的一举一动和杂货店的每一个人。

底井武八把一应做饭的用具备齐，开始努力执行任务。

所谓做饭用具，因为有了家用电器也就非常简单化了。做饭或面包，自己动手就行，无须别人帮助。不论什么时候视线都可以集中在对面的杂货铺上。

从被释放的第二天起，冈濑正平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帮助店里干活。他穿着颜色朴素的运动衫，肥大的裤子，不惜力气地卸货、整理物品，向叔叔问好价钱，然后把东西卖给客人。

他完全象个小伙计一样。很难使人联想到他曾乘着豪华卧车兜风、有七个情妇、参加舞会、在夜总会里恣意享乐。

底井武八比冈濑正平小三岁。

他曾看过当年的报纸，还记得冈濑正平那讲排场的生话。而现在看着冈濑正平一天到晚辛勤劳动，竟开始对他可伶起来。不论是谁，都想在人生的一辈子中，哪怕过上一阵

子那样神仙一般的生活。看到别人倒霉，即使是罪有应得，也不由得要和他的全盛时代相比，从而产生一种同情之感。这真有些奇妙。

山崎主编为什么如此顽固地要求自己监视冈濑正平？底井武八理解为主编意欲取得独家新闻的胆识。这不是普通新闻，主编有收集特别新闻的爱好。

但是对底井武八来说，这项工作远非是枯燥无味的事。他受主编之命，翻阅了当年的全部报纸，结果也和主编一样，推测出冈濑正平很可能在什么地方藏着一笔巨款。

如果真是如此，冈濑正平必定会把隐藏的钱取出来。他把钱藏在何处呢？他是用什么方法躲过警察局眼睛的？

——底井武八监视冈濑正平已经有一个半月了。

冈濑正平没有什么变化，从不外出，每天在店里干活。晚上到浴室去洗个澡，很早就睡下了。冈濑正平住在杂货铺的二楼，和底井武八的住处正对面。

但是，如果冈濑正平是个精明人，在一定时期内他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他也会侦查自己的周围是否已被人注意。

底井武八每天和报社用电话联系。每次都是主编山崎治郎接电话。

“他每天都帮忙做买卖吗？他从不外出吗？”

“他从没有外出过。”

“晚上呢？”

“大体上一到九点钟就睡了。”

“有没有悄悄溜出去的情况？”

“我很注意这一点，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

“你继续注意，他迟早总会采取行动作的。”

“我晓得。”

“你只监视他就可以了，直到把这件事作完，这里的工作你就甭管了。”

“我明白了。”

尽管底井武八毫不懈怠地监视，可是仍无动静，好象冈濑正平已经安于店员每天做买卖的生活。

他到底有没有隐匿的财产呢？现在的表现也许是他的真实面目吧！底井武八不禁产生了如此想法。也许是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过，现在规规矩矩地生活，藉以表示谢罪吧！但是，仍不能掉以轻心，也许对方是在麻痹自己，然后好钻空子。

冈濑正平似乎并没有觉察到在自己的鼻子底下有人正监视着自己。而这却是底井武八最担心的一点。

底井武八在面向对面的隔扇门上挖了个窟窿，用望远镜继续观察对方。

那望远镜很精密，甚至于能观察到冈濑正平脸上的黑斑和眼球的转动。从他脸上的表情判断，他并未觉察到有人在监视他。

过了一个半月，又过了一个星期。

杂货店的生意午前最忙。有来做批发买卖的；也有作零星小卖的。冈濑正平有时用自行车去给买主送货。

有一天下午三点钟。

底井武八照例从隔扇门的窟窿中窥视对方。间隙中他看了一会儿杂志，再去窥视的时候，冈濑正平的身影却消失了。

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也许是在后面的仓库里搬运，整

理货物。

可是鬼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什么，还是不能置之不理。
底井武八继续监视着。

这时冈濑正平出现了，已不是穿着肮脏的运动衫、宽大裤子的冈濑正平，而是换上了西装。看得出他正准备出门。

底井武八也急忙作出门的准备，放下手里的东西，跑下楼去。

出了点心铺，来到街上。看到远处冈濑正平的背影时，他才松了口气。他沿着人行道向前走着，眼睛却死死盯住冈濑正平。

过了这条街是个十字路口，那儿有通往池袋的公共汽车站。

冈濑正平站在汽车站上，他并没有回头左顾右盼。就是说他并没有警惕后面是否有人尾随他。

底井武八正在琢磨冈濑正平是否要往池袋去的时候，忽然看到他举起手，叫住一辆从这儿经过的出租汽车。

底井武八有些着慌。恰巧又来了一辆出租汽车，他急忙招手叫停。

这时冈濑正平坐的汽车正在等红灯，真是幸运。

底井武八用手撞了撞汽车司机的脊背说：

“跟住前面的那部出租车，别让他觉察。车费之外，少不了你的酒钱！”

“晓得啦！”

信号灯变成绿色，前面的车又启动了。从后车窗口中能看到冈濑正平的后身。

底井武八继续叫司机尾随。这一带街道狭窄，跑不起来。跑得太近吧，怕被前面的人觉察，只好保持一定的间距。这么一来又不时有别的出租车或载重车横插过来。

好不容易来到哲学堂前面的大路上，这回比较容易跟踪了。

照直走下去就是池袋。

突然，前面的车向左拐去，直奔十三间道的方向。

这一带人流不多，便于观望，车辆也少，前面的车加快了速度。

这家伙到底要到哪儿去呢？

底井武八身子倾向前面，眼睛盯住前面的车。

那辆又向前跑了大约二十分钟。跑到那条宽阔马路的尽头，拐弯右边的小街。

“喂！这儿是通向哪里去呀？”底井武八问汽车司机。

“到哪儿去都行，也可以直达田无。”

“田无？”底井武八吃了一惊，田无那地方是远离市中心的。

担心的是在到达田无以前，冈濑也可能在中途停车。

周围是郊外的田野和杂树林。

底井武八担心跟踪会不会被发觉。幸而中间时有载重车插入车列，可以缓冲一下，遮遮眼。他稍稍放心了些。

车子驰骋在并不宽敞的道路上。看得出尽管是在这种路面上，前面的车速仍然很快。

“看样子是要去田无了！”

“很可能。先生，仍是继续尾随吗？”

“当然啦！跟到底！”

终于到了田无。

这儿是个小镇。冈濑正平并没有停车，径直向镇里驶去。

“这儿是什么地方？”

“是青梅街。”

“那么说是可以通向狭山湖了？”

正说着，前面的车向左拐去。两辆车相距约五百米，后面的车也跟着拐了过去。

这是一条铺了柏油的漂亮的马路。

“喂！这条路通向哪里？”

“我不太熟悉这一带的路，大概是通向武藏小金井或者是国分寺方向的吧！”

道路两旁仍是田野，在右侧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富士山顶的积雪。

冈濑这家伙，平日里在他叔叔家埋头干活，不出大门，可一出门就是这么远。

道路笔直地在眼前延伸开去。不久，前面出现了河堤。

“这儿是什么地方？”

“小金井的樱堤。”

车子从桥上通过，车速不减。底井武八有些莫名其妙。

不一会儿来到小金井热闹的商店街，横穿过车站旁的两条铁路。两部车仍继续前进。

又经过一个下坡，仍继续疾驶。

“现在是往哪儿去？”

“这一带是多磨陵园。”

“陵园？”

底井武八似有所悟。

冈濑正平在被捕前死掉了生母。在他被释后会见记者时曾说，虽然获释，但已失去母亲，深感遗憾。也许他母亲的墓地就在这里，可能他是去凭吊吧！

可是前面的车并没有拐向墓地的方向，径直往前驶去。这就怪了。

“喂喂！到底是往哪儿去啊？”因为不知对手去往何处，底井武八就不得不随时询问经过的地方。

“看样子可能是前方的府中。”

“府中？那个有跑马场的地方？”

“是的，这地方我以前来过一两次。”

底井武八不作声了，只是凝视着前方。

“不错，前面就是府中。”司机说。

“是啊！想起来了，府中从今天开始有赛马。”

吞食了五亿元公款，虽然大半花在女人身上，但也花在赌博上。而其中主要是赌在赛马上；反正不是自己的钱，用公家的钱疯狂似的去买马票，是可以推想得到的。

冈濑正平虽然身在杂货店干活，但是从报上看到东京开始赛马的消息后，引起赌瘾，这是急不可待地赶去赌钱吧！

经过七年的牢狱生活，获得自由的初次享乐就是法赌

赛马。

如此想来冈濑正平一定还有相当的赌本。虽然也可能从零用钱中拿出些钱去买马票，可是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是个小手小脚的赌徒，而是有一决雌雄气概的豪赌。

这也许是一把解开他有无巨款之谜的钥匙。如果他买了大量的马票，那就说明了他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一大笔钱。

正如预料的那样，那车来到了跑马场的正门。冈濑正平下了车，正在开付车钱。

底井武八也停车下来，支付车费。他按约定那样付了额外的小费。

人流涌进赛马场的正门。门旁飘舞的彩旗和小商贩们的叫卖声使气氛非常热烈。

冈濑正平在小摊贩前稍停了一下，然后向正门走去，买了入场券。

底井武八也买了入场券。他的跟踪颇为顺利。因为人多，他不必顾虑被对方所察觉。

冈濑正平进场以后，步履骄健，精神抖擞。好象是因为来到久违的心爱场所而恢复了生气。

底井武八跟在他的后面。冈濑正平到马厩栏前去相马，他跟着；到观览席去，他也跟着。

冈濑正平在观览席上漫不经心地眺望着马场。恰巧有七匹马，一匹接一匹地跳过障碍，形成一列向前疾驰。

冈濑正平站在人群中观望。一轮比赛结束后，他从衣袋中掏出参赛的马名单表，然后向买马票的售票处走去。

就要水落石出，显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了。

底井武八紧跟在冈濑正平身后。售票室里挤满了人，便

于跟踪。

躲在一旁的底井武八将视线越过眼前人们的肩头，看到冈濑拿了五张一千元的票子，买3—5号的马票。

五千元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冈濑正平来说也许是初试锋芒。

买了马票，冈濑正平又回到观览席上。

早春明媚的阳光照射在马场的绿草坪上。跑道上的白色砂子闪着光亮。春风徐徐。

冈濑正平站在观览席上，从人的肩膀空隙中观看着马场。马场中排成一横列的马开始起跑。

骑手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服装，象旋转的彩带一样流了过去。跑过一圈之后，原来聚成一团的马群已拉开间距，变成一行，踏着同一个节奏向前疾驰。

底井武八虽然没买马票，但眼睛也被骏马所吸引。蓝天里飘着白云；阳光照射在黑褐色马群那缎子一般闪亮的毛皮上，看上去异常美丽。

到了最后一圈，底井武八估计可能获胜的马一直领先。可是进了直线跑道后，有三匹马几乎并列疾驰，不分先后。紧张、热烈、兴奋，场内喊声四起。

底井武八为了观看决定胜负的最后瞬间，在人群后伸长了脖子，但他仍分辨不出胜负谁属。

为了尽快领取到赢的钱，人们纷纷从观览席上离去。因为胜负差之毫厘，在等待结论出来之前场内暂时出现了风暴来临前的寂静。

这时底井武八方意识到冈濑正平已经不见了。他瞪圆了双眼搜寻，仍是无人影。

那仅仅是一刹那的工夫，只是马匹进入直线跑道以后。因为那时他曾斜膘了一眼，冈濑正平仍然在目，可能是在自己伸长脖子看终点线的瞬间冈濑正平才从自己的视野里消失的。

底井武八的眼都急红了。

这次的发现并不容易。光是观览席上也不只一万人哪！人海茫茫！

场内开始广播、报告得胜马匹的番号。电子屏幕上也显示了胜负的结果。可是3—5号马并没有获胜。

冈濑正平并没有去领取赢金。是他觉察到已被尾随，要尽快甩掉底井武八。直到方才还一直认为未被对方觉察，这是自己的愚蠢。

底井武八不住地擦着头上的汗。在其后的几轮胜负的角逐中，他一直往来于观览席和售马票处之间，可是终未发现冈濑正平的身影。

底井武八无精打彩地回到点心铺。

他苦心孤诣地尾随冈濑正平，只是由于瞬间的疏忽而被他逃脱，真是追悔莫及。但是，他却由此确知冈濑正平去过府中地方的东京赛马场。

知道冈濑正平头一次的赌注是买了五张一千元 的马票，这并不重要。问题是在其后，他到底买了多少钱的马票？

底井武八曾到观众席去张望，但再未见到冈濑正平的身影，也可以说其后冈濑正平没有再买马票。但也不排除由于马场人多如蚁，即使冈濑正平去了，也没被他发现的可能性。